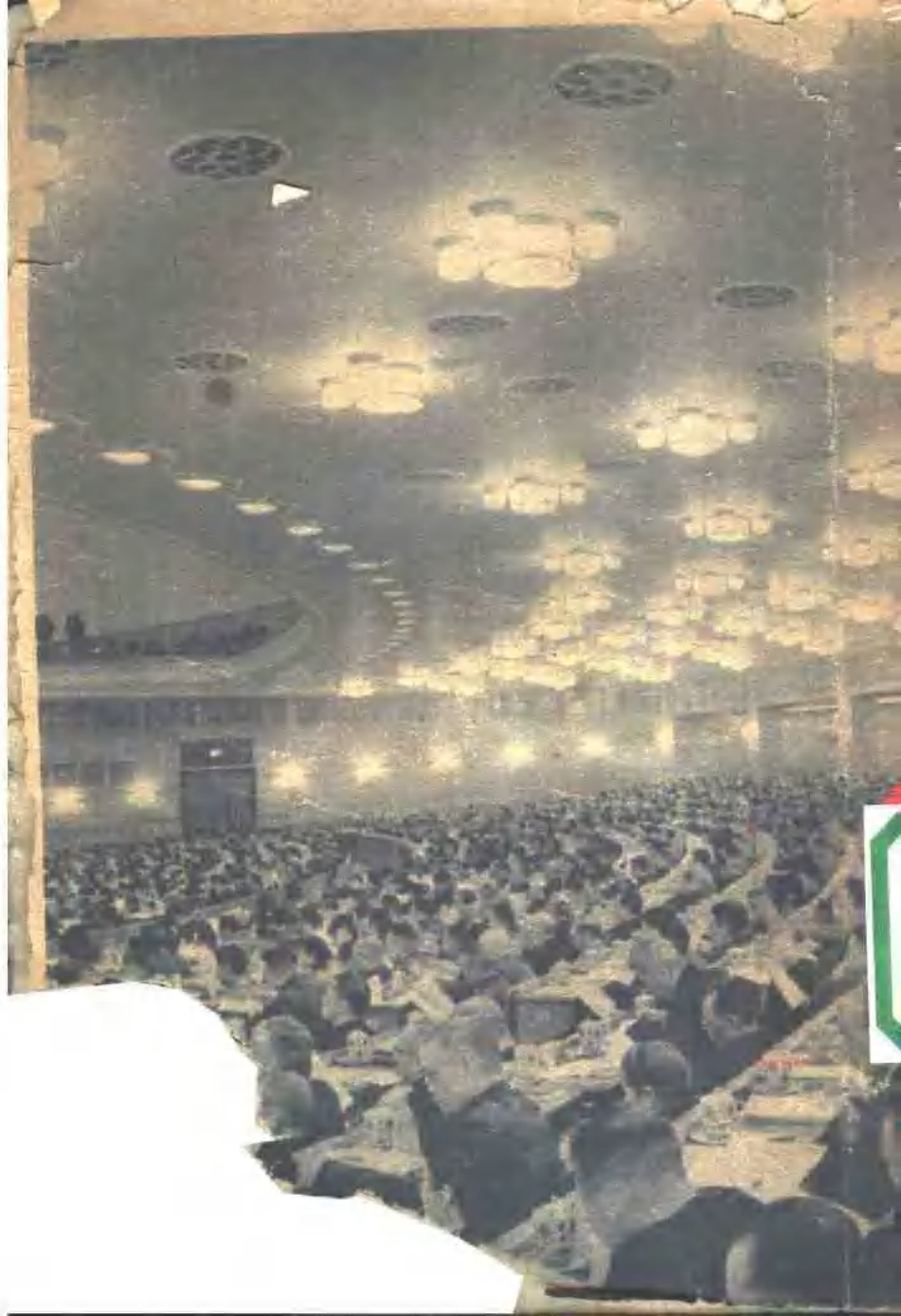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恐 懼 與 無 畏

別	克	原 著
鐵	弦	譯
海	天	改 寫

元昌印書館

恐 懼 與 無 畏

本書根據文化工作社
1952年2月出版中譯本改寫

定價 4 6 0 0 元

元昌印書館 出版

上海山東路128弄203號

通聯書店 發行

上海九江路295號

序言

蘇聯別克寫的恐懼與無畏，是一部成功的戰鬥小說，書中描寫一九四一年七月間，新成立的一師紅軍，潘菲洛夫師，其中有一營新兵，經過短期的訓練，便調到莫斯科附近的戰線上，守禦沃洛科拉木斯克公路。營長包爾占就是本書的主人公。這一營新兵本來是缺少紀律，缺少組織，不能擺脫恐懼心理；但經過了偉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卓越的紅軍技術訓練，並在實際的戰鬥中鍛鍊着，成長起來；於是紀律修明，組織嚴密，大無畏精神代替了恐懼心理。他們成為堅強不拔，百戰百勝的紅軍戰士，牽制了敵人的兵士，贏得了時間上的勝利；終於趕走了德國人。本書上半部講的是兵士的訓練，後半部講的是怎樣作戰。

本書原名『沃洛科拉木斯克大道』，譯名改為『恐懼與無畏』，原是有意義的。現在引據包爾占自己的話，說明這種意義；他說道：「或許，您以為，英勇是自然底天賦麼？或者是一個司務長的頒發，他把『無畏』和軍大衣一起分發給戰士們，並且在冊子上寫道『收到』，『收到』麼？我參加作戰已不少時間了，我做了團長並且我想，我有根據來確定：不是這麼一回事！德國人侵入我們龐大的國度，他們曾經怎樣打算？他們相信，在向

東方的進軍中，在戰車縱隊的先頭，有一位「恐懼將軍」和他們一起出發，在他的面前一切活物都要低頭或者脫逃。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夜間至十六日我們所進行的，第一次的戰鬥是一場驚恐的會戰。然而七週以後，當我們把德國人從莫斯科打退的時候，「恐懼將軍」便隨着他們後頭跑了。」（見原譯文）。恐懼雖是人類的情感作用，但我們能夠克服它。讀了這本小說，就可以明白在教育和訓練下，從恐懼轉變到無畏的過程了。

本書的改寫，根據着鐵弦譯，文化工作社印行的中譯本，特此謹向原譯者致謝！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一
恐懼·····	一
紀律的訓練·····	一二
打仗要殺死敵人，不是自己去死·····	一九
三個月以前·····	三〇
第一次打擊敵人·····	四三
大戰的前夜·····	五〇
道路上的第一場戰鬥·····	五九
道路上的又一場戰鬥·····	六六
隔河砲擊·····	七四
黨的力量·····	八二
在包圍中守住道路，爭取時間·····	九〇

夜襲諾甫連斯克村·····	九七
在交叉路口·····	一〇五
一營人的步槍排射·····	一一二
附錄：本書重要人名表·····	一二二

恐懼

這本書裏所描寫的偉大戰門，原是蘇聯近衛師上校包爾占，講給一個訪問他的記者聽，由這個記者記錄下來的。一九四一年十月到十一月，希特勒的機械化部隊，狼奔豕突的竄向莫斯科，企圖用鉗形陣勢，包圍蘇聯的首都。敵人的主要目標，是沿着沃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進攻。當時堅守這一條公路附近地方的紅軍，本係步兵第三一六師，後來大家都知道這個師就是潘菲洛夫將軍的第八近衛師。法西斯匪軍第二次猛攻是在十一月裏，在突入的一個楔形戰地上，被潘菲洛夫的部隊打退了。離開莫斯科三十公里的克留克夫近邊，曾經血戰了七日，英勇的潘菲洛夫部隊和其他紅軍，殺得敵人大敗奔逃。包爾占在那時還是一個中尉營長，他這一營人打得非常出色。等到他遇見那個訪問他的記者，講說他的戰鬥故事時，已經事隔兩年，他已升為近衛師上校團長。

包爾占是哥薩克人。他遇見那個訪問他的記者時，他正滿三十歲。那個記者對於他的印象是：他的臉上，並不帶有一種東方人的柔和色調。人們的面孔，看上去時，很有許多人像是塑成的；有時塑得細膩，令人愛慕；有時候似隨手塑造，沒有什麼特色。至於包爾

占的面部，不是塑造的，却是鐫刻而成的。并且，好像是用一種極其尖銳的工具，在青銅上鐫刻成功的，沒有留下一根柔和而圓潤的線條。包爾占的面部是蒙古式的，膚色淺黑，顴骨微寬，時刻保持着鎮靜的神色，尤其在激怒時，越發顯得沉着。包爾占生有一對黑色的大眼睛，弈弈有神。他的頭髮也是黑色的，發出亮光，但並不柔軟，他自己笑說道：「這是一頭馬鬃。」他的嘴唇，輪廓是整整齊齊的，好像用刀切過一樣。他不常笑，笑起來時却能充分地表示歡娛。

包爾占敏感地富於民族的驕傲性。他爲了民族的驕傲，就是在小事情上也不惜流血鬥爭。他告訴那個訪問他的記者道：「我本來是哥薩克人，也永遠是哥薩克人。我在學校裏讀書時，同學中有許多俄國孩子。我們哥薩克學生中，很有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俄國式。我就不願意改。有人叫我俄國式的名字「鮑利亞」時，我就對他說：「我的名字叫包爾占，不是鮑利亞。」他們再叫時，我就揮拳動武了。爲了這種事情打架，有時會打得頭破血流的。最後是我們的老校長，把全班學生召集攏來，溫和地並聰明地說道：「你們此後不要叫他鮑利亞，他自己本有一個好名字包爾占。」」

包爾占和那個訪問他的記者初相識時，那個記者要求他講述沃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的戰鬥詳情，他厲聲回答道：「我不講。我什麼也不講給你聽。我不贊成那些根據別人口

述而寫作戰爭小說的人們。」那個記者問他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他不答道：「問話，却扯開去問道：『你知道什麼叫做「愛」呢？』那個記者回答道：『這個我知道。』包爾占說道：『在戰事發生前，我也自以為知道什麼叫做「愛」。我從前愛過女人，也體驗過人們的熱情。但在戰鬥中所發生的愛，却是完全兩樣的。有一種最強烈的愛和恨，在戰鬥中發生，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的人，那是無法想像的。還有良心是什麼？內心的鬥爭是什麼？你能懂得麼？』那個記者有點茫然了，但仍舊回答他道：『懂得的』。包爾占說道：『不要說謊。我知道你不能了解。恐懼和良心這兩種情感，怎樣地鬥爭着，你是不會了解的。它們鬥爭得非常猛烈，就是最凶狠的野獸也沒有它們鬥得這般厲害。你當然懂得一個勞動者的良心是怎樣？或一個男子的良心是怎樣？但你決不會了解一個戰士的良心。我再問你，你有沒有把手榴彈丟進敵人的掩蔽部去過呢？』」

那個記者忠實地回答他道：『我沒有丟過手榴彈。』於是包爾占又說道：『照這樣看來，你怎麼能夠把戰士的良心寫到小說上去呢？一連人向敵人進攻時，每一個戰士都受到對方機關槍的掃射。有些伙伴們已經受傷倒地，但他還是匍匐着前進。這樣進行了一個鐘頭：一個鐘頭包括六十分，每一分包括六十秒；在每一秒中，他有被槍彈打中一百次的可能。但他還是進行不已。這是不是戰士的良心呢？他快樂麼？並且什麼是快樂呢？你了解

這個麼？」

那個記者老實地回答道：「關於這個，我可不能了解。」包爾占說道：「你當然不能了解。你能夠了解愛情的快樂，創作的快樂，也許你的愛人和你共同享有過做父母的快樂。可是你若沒有親自體驗過打勝仗的快樂，你就不能了解世界上最熱烈，最激動的快樂是怎樣的。那末，你能夠描寫這種快樂麼？既然不能，而你一定要做；那末，你只好杜撰了。於是你的描寫脫離了實際。」包爾占說罷，面目莊嚴地把桌子上的一本雜誌拿起來。這本雜誌上登有一篇報告文章，報道包爾占上校所指揮的一團人的戰鬥情況。上校是個嚴肅的指揮官，他的一舉一動，處處表示出嚴肅的態度。他把雜誌拿到燈光跟前，點着一根火柴，吸了一口烟，隨手扔掉了火柴，翻開了書頁，俯身看了一眼，又把雜誌扔在一邊。在這些瑣細的小動作中，他沒有失去他的嚴肅態度。

包爾占把雜誌扔在一邊後，嚴肅地說道：「這一篇關於戰鬥的報告文章，我不能讀。在戰鬥中，我讀過一本書。這本書用血寫成，不是用墨水寫的。我讀過這本書後，不能再讀那些普通的戰鬥報告文章。至於你，能夠寫點什麼？」那個訪問他的記者，很想答辯幾句，但他繼續說道：「不要辯論。我嫌惡別人說謊，況且你也寫不出真實的東西來。」

那個訪問他的記者，受到他的嚴厲拒絕，當然不便強求他講說戰鬥故事，但也不肯就

此罷休。他和包爾占在一起，過了好些日子。上校的態度固然嚴肅，但人是熱情的，歡喜談話，并且也善於講故事。那個記者碰到機會時，就把包爾占的話一句句記下來。上校在學校裏讀書的辰光，同學們替他取了兩個別號：一個叫大眼睛，一個叫千里馬。那個記者等到機會已經成熟了，在一次會談中，對包爾占說道：「我一定要把你寫成一本書。我要仔細地寫出你的真實來。我把什麼都寫上去，譬如說，你在學校裏別號叫做千里馬。」這一次包爾占笑了。他的嚴肅面容突然間罩上了天真的稚氣。他微笑道：「你是一匹砲兵的馬。砲兵的馬跑不快，但能夠拖動大砲；現在你把我拖動了。你要寫什麼？我都告訴你。不過我有一個條件，你要寫出真實來。寫好後把書拿給我看。」那個記者欣然接受了他的條件。

現在包爾占要開始講說他的戰鬥故事了。他對那個記者說道：「請你寫罷：第一章，恐懼。」他想了一想，又說道：「譬如說，請你這樣寫：『潘菲洛夫的部隊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恐懼，一下子就捲入了第一次的戰鬥中。』你看，這樣的寫法怎樣？」那個記者有點遲疑，不能下一個結論。包爾占繼續說道：「上等的文學家們就是這樣地寫在書上的。對不對呢？這幾天以來，我故意把你帶到接近火線的地方，可以聽到幾個地雷的爆炸聲和幾顆子彈的響聲。我是要你親自體驗着，什麼叫做恐懼。你儘可以在表面上不承認恐懼，但

我知道你的內心裏是害怕的。那末，你和另外一些寫戰鬥故事的人，為什麼偏要說有一種超自然的人類，不像你們自己一樣，在打仗時沒有一點恐懼心呢？難道一個普通兵士就沒有人類的情感麼？也許你們以為英勇是天賦的麼？或者竟像軍大衣一樣，由司務長頒發給兵士的麼？這種理想是錯誤的。我戰鬥了兩年，由營長做起做到團長。憑我的經驗，人類不是沒有恐懼心的。敵人胆敢侵入我們廣大的國土，不是毫無打算的。他們認為，和東進隊伍一齊出發的，還有一個「恐懼將軍」。在這個恐懼將軍的面前，一切生物都要低頭。當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晚上到十六日，我們的第一次作戰，是在恐懼中進行的；但過了五十天以後，我們打垮了進攻莫斯科的敵人，所謂「恐懼將軍」就跟着德國人一起逃走了。」

包爾占講說他的戰鬥故事，是在十月中旬，莫斯科附近大戰開始以前說起的。那時他還是一個步兵營長。他的隊伍從哈薩克斯坦開出來，在列寧格勒的沼澤區裏，留駐了一個半月。那時他的隊伍編入總預備隊，離開戰線尚有不少公里。十月六日早上，包爾占奉命開拔。他這個營屬於步兵第三一六師。兵車開得飛快，他們起初不曉得開到那裏去，但不久便已知道，急行車駛向莫斯科。因為兵車開得特別的快，激起了人們恐懼的衝動。他們想像着，這一次要實行戰鬥了。十月七日，兵車開到莫斯科西面一百二十公里的一個車站上，停下來。停車地方離開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不遠，這一帶都是森林沼澤地區。在

沼澤地附近處，建有一些汽油庫，它們全是低矮的、鉄皮的圓塔，但都漆上一層綠色和灰色的條紋，偽裝起來。火車站的房屋已經剩了一所空架子，窗洞上顯露着火燒的遺跡。包爾占老遠就看見軌道上停有一列敞篷車，裝載着大砲。他還碰見砲兵團團長馬里寧上校。那時包爾占沒有知道，敵人已經切斷掩護莫斯科的陣線，希特勒在四天以前，已向世界廣播，大放謠言。

莫斯科正在建築新防線。離開都市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里的一帶地方，建築了堅強的陣地。從莫斯科附近各車站上，肅靜地出發了一隊隊共產黨員組成的營團。他們都穿便服，到了途中，才領到武器和軍裝。在包爾占營隊到達的一兩天前，『最高蘇維埃紀念步兵學校』的隊伍，乘坐大卡車，通過沃洛科拉姆斯克，開向莫斯科平原。還有『莫斯科紅旗砲兵學校』的部隊，也跟着開出。包爾占嘴裏念着莫斯科這一個崇高的名字，心裏體會到，斯大林坐鎮克里姆林宮大本營，派出了生力軍和武器，去打擊敵人。

包爾占在團部裏，接受了自己營隊的新任務。原來步兵第三一六師奉命保衛沃洛科拉姆斯克工事地區，並構築防禦工事。包爾占營隊也有指定的工作地區。這個營隊就在當晚，開向距離沃洛科拉姆斯克三十公里的盧查河。包爾占生長於哥薩克斯坦南部，那邊的氣候和莫斯科不同。首都在十月初，已經寒冷襲人，比他的故鄉冷得早。他的隊伍，冒着

破曉時的寒風，通過一條冰凍的道路，到達諾甫連斯克村。在營隊的工作地區內，這是一個最大的村莊。包爾占營隊的保衛區域，計有七公里長，曲折地沿着盧查河岸。七公里長的防地，在軍事學上說來，劃給一個團守衛，已嫌其大，但現在却由一個營隊來擔當。不過包爾占說過，他堅信着，如果敵人攻到這裏，他們所碰到的不是一個營隊，却是五個或十個營隊的力量。

包爾占自己說是不懂得自然界的美麗。他的故事中沒有風景的描寫。盧查河並不怎樣寬闊，黑色的水緩緩地流動。在河面上，到了夏天，也許百合花盛開。這就是河流的美景吧。可是包爾占那時的深刻印象，只見一條污濁的小河，河水又淺，敵人容易渡過河來。所以他只有一個唯一的念頭：怎樣構築防禦工事，使敵人衝不過來。在這一面河岸斜坡上，戰士們已把土階上的泥土剝去，使它成為陡削的崖岸，敵人和坦克本已無法開上來。至於河對岸，遠遠的望過去時，可以看見一片廣大的田野，還有一簇簇林立的樹叢尖頂。在村莊的斜對面，隔河的樹林延展開來，直達河岸邊。從風景上說來，正是畫家的好資料；但在軍事上，這是一個突出點。敵人正好借此掩蔽，集中起來，向我們進攻。包爾占對它憎恨極了。他恨不得將這些樹木一齊砍光。

營隊到達的第二天，他們已經看見從戰地上撤退出來的人民，其中還雜有小股突圍

的兵士。包爾占在營隊燒飯的地方，看見了這些突圍的兵士。那天本營軍需排排長馬列夫，首先觀察他們，回來報告營長。包爾占跑到那兒去看時，只見突圍的兵士都坐在火堆旁，還有本營的炊事員和一些戰士們也在那裏。包爾占問道：「這些人哪裏來的？」便有一個身材不高，臉上微麻的兵士，走上前來回答道：「我們是突圍來的。」包爾占和他問答了幾句後，知道他們沒有看見德國人，也沒有看見德國的坦克，就在敵人的四面射擊聲中突圍出來。他們沒有扔掉武器，現在要到莫斯科去整編。這個麻臉兵士，神情坦白地說出了臨陣脫逃的情形，包爾占聽得很不愉快。他再朝這批突圍兵士細看一遍時，覺得他們都是好多日子沒有洗臉，鬍子也沒有刮過，面孔上籠罩着一層灰暗色。服裝很不整齊，長靴和綁腿上污泥狼藉，剛在火堆旁烘乾。於是他又問道：「你們都是兵士麼？」却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，站起來回答道：「我是少尉排長。」包爾占看見這個軍官，也雜在逃兵裏面，心中大受刺激，覺得一陣陣心跳不已。他暗自尋思道：「一個少尉排長，也和兵士們一起臨陣脫逃麼？」包爾占不能忍受了。他對着馬列夫，厲聲下令喝道：「馬列夫少尉，逮捕這些逃兵！繳槍！」恰在這時，馬列夫緊蹙雙眉，驚詫地望着外面，包爾占回頭一看，原來又有十多個突圍兵士，有的帶槍，有的不帶槍，正向營隊廚房走過來。

突圍的兵士本來要到首都去整編，可是經過包爾占營隊防區時，不免逗留一些時候。

那天中午，營長照例在防地上巡視了一週。寒風凜冽，雪花飄在草上，凝結成冰。一片冰凍的耕地，被白雪堆砌成一處處的小斜坡。在沒有掘成的壕溝裏，在土堆的掩蔽處所，戰士正在午餐；突圍的兵士們和他們在一起。包爾占一路巡行，聽見他們的談話聲。一個突圍的兵士說道：『兄弟們，敵人要從何處進攻，這是你們想不到的。敵人不願意從你們想得到的地點進攻。』有個包爾占營裏的戰士問話了。營長從他的口音中，聽出是個哥薩克人。那人問道：『敵人願意從什麼地點進攻呢？』突圍的兵士回答道：『這又何必問。事情過去就算了。我哪能知道敵人願意怎樣呢？』包爾占一面聽，一面想道：『這是誰的戰壕呢？問話的哥薩克人是誰呢？』他忽然想起，這一定是巴南夫。這是他的機關槍班防地。或是加留林，他和巴南夫共同管理一挺重機關槍。這真糟糕，他們餵養着這些逃兵！

他們繼續在談話，包爾占越聽越不能忍受。他本要喊罵他們一頓，但轉念一想，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考驗自己的戰士。他看見不遠的地方，一堆草皮下面，妥藏着一挺黑色發光的機關槍。他就走到那裏，問那機關槍手道：『子彈帶上好了麼？』那個機關槍手回答他上好了。包爾占坐在地上，把槍口朝着河面，親自扳動槍機。一霎時間，軋軋之聲大作。立刻有人從壕洞裏跳出來，包爾占大聲喊道：『緊急！拿起槍來！』馬上就有一種低沉的、嘶啞的回響道：『德國人……』可是沒有說完就咽住了。包爾占在這一刻那功夫，